

苏童研究资料

汪政 何平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苏童简历

苏童，江苏苏州人，1963 年出生。198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教师、编辑，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从少年时代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出版物为《苏童文集》八卷（江苏文艺出版社）、《苏童作品系列》十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最新作品为长篇小说《碧奴》。

代表作《妻妾成群》、《红粉》、《米》、《妇女生活》，分别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大鸿米店》、《茉莉花开》。《我的帝王生涯》、《米》、《妻妾成群》，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目 录

苏童访谈	苏童 汪政(1)
------------	----------

第一辑 苏童谈创作

一份自传	苏童(9)
苏童创作自述	苏童(12)
年复一年	苏童(20)
六十年代,一张标签.....	苏童(29)
答自己问	苏童(31)
自序七种	苏童(36)
虚构的热情	苏童(44)
寻找灯绳	苏童(46)
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	苏童(48)
短篇、中篇和长篇.....	苏童(50)
我的短篇病	苏童(52)
短篇小说,一些元素.....	苏童(55)
关于现实,或者关于香椿树街.....	苏童(60)
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	苏童(62)
散文的航行	苏童(64)
读纳博科夫	苏童(66)
神话是飞翔的现实	苏童(70)

第二辑 对话与访谈

文学的自信与可能

——开始在南京的对话

..... 苏童 叶兆言 王干 闻树国(83)

永远的寻找

——苏童访谈录 林舟 苏童(96)

没有预设的三人谈..... 苏童 王干 叶兆言(110)

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 苏童 王雪瑛(123)

一部关于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

——苏童读《包法利夫人》..... 周小珊 苏童(128)

苏童时代又回来了? 苏童 徐颖(138)

作家苏童谈写作..... 苏童 谭嘉(146)

“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

——与苏童对话..... 姜广平 苏童(153)

南方精神..... 苏童 王宏图(179)

打开人性的皱折

——苏童访谈录..... 周新民 苏童(198)

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 苏童 张学昕(218)

读书,聪明人的钥匙 苏童 职烨(242)

第三辑 苏童研究论文选

读苏童

——限于他 1987 年的小说 李振声(249)

逃亡者苏童的岁月

——评苏童的小说..... 程德培(262)

苏童放飞的姐妹鸟..... 李其纲(275)

苏童的“米雕”..... 胡河清(286)

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	胡河清(290)
沦落与救赎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读解.....	吴义勤(304)
苏童意象.....	王 干(317)
魅力之源:飞翔与失落	
——重读苏童.....	张业松(336)
女性生存的悲歌	
——苏童的三篇女性视角小说解读.....	林 舟(352)
苏童论.....	王海燕(360)
逃亡者在窥视中的回归之路	
——读《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季红真(375)
作为话语的叙述与作为故事的叙述	
——从小说到电影看《红粉》的叙事策略.....	吴 琼(378)
逃遁与陷落	
——苏童论.....	摩罗 侍春生(392)
南方的堕落与诱惑.....	王德威(408)
想象与意象架设的心灵浮桥	
——苏童小说创作论.....	张学昕(421)
审父与驯子的两难	
——从两篇小说看九十年代的一种精神轨迹.....	陆雪琴(428)
天堂的哀歌	
——苏童论.....	张清华(438)
在现实的空间寻求精神的灵动	
——读苏童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	张学昕(455)
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	葛红兵(465)
飞翔中坠落	
——试论苏童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方玉彪 吴静瑜(478)

生命意识的逃逸

- 苏童小说中历史与个人关系..... 周新民(489)
- 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 李美皆(501)
- 苏童的影像世界..... 徐正龙(510)
- 从卡夫卡到辛格:中国先锋派的转向
- 以马原、苏童、余华为中心..... 王毅 傅晓微(516)
- 寻找灯绳的旅途
- 论苏童的散文..... 张学昕 鄂晓萍(533)
- 苏童:一个人与几组词..... 汪 政(544)

第四辑 苏童研究论文辑录

- 苏童的小说世界..... 武跃速 崔月恒(559)
-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 王宁 陈晓明(560)
- 后新潮小说的叙事变奏..... 陈晓明(563)
- 小说时空观的演变和隐喻
- 兼论苏童、林斤澜、余华..... 薛 毅(565)
- 最新小说一瞥..... 朱 伟(568)
- 面对共同的历史
- 周梅森、叶兆言、苏童比较谈..... 黄毓璜(570)
- 追寻:历史的与现实的
- 苏童小说论之二..... 吴义勤 季进(572)
- 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 王 宁(575)
-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自我”..... 何言红(576)
- 寓言话语与先锋小说深度空间的阐释..... 谢有顺(577)
- 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
- 60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 郜元宝(579)
- 终极的孤寂
- 对马原、余华、苏童创作的再思考..... 刘曾文(580)

一种缅怀: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再探索	徐 芳(584)
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流变	张学军(586)
突围与陷落	
——论苏童小说的孤独意识	冯爱琳(588)
简论苏童女性小说的新视角	陆 琳(591)

第五辑 苏童长篇小说梗概

米	(597)
我的帝王生涯	(603)
城北地带	(606)
武则天	(617)
菩萨蛮	(627)
蛇为什么会飞	(629)
碧奴	(632)

第六辑 苏童主要研究论文索引

第七辑 苏童主要作品目录

一、发表于报刊的作品与文章	(671)
二、著作与作品集	(679)
后记	汪 政(684)

苏童访谈

苏童 汪政

汪政：按照本书的体例，想请你就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一些解答。首先请你概括地回顾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

苏童：八三年是一个开始，当时我在北师大上学，发表了生平第一组诗，发在《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这个栏目里。我还给素不相识的叶延滨寄诗歌，他当时是成都的《星星》诗刊编辑，也用了我的一组诗《松潘草原离情》，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去过松潘草原，没去过，但居然有离情，而且煞有介事的。后来我见过叶延滨，告诉他当年这件事，他一点也不记得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发表在八三年七月号的《青春》杂志上，是梁晴从海洋般的群众来稿里择优录取的，第二年还得了《青春》的“青春”奖，开局不错，但后来并不顺利，到了八七年以后，才基本摆脱了不断写不断获得退稿的厄运。

八七年以前的作品，绝大多数不忍卒读，所以我始终没有勇气把它们收入集中。

屈指一算，写了二十多年了，不算处女作时期，八九年写《妻妾成群》，九〇年写《米》，九三年以后漫长的短篇时期，二〇〇一年写《蛇为什么会飞》，还有最近的《碧奴》，都是我写作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事件，所谓重要，是指这些事件对我个人对外界都产生了影响（良性的和非良性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写作处境。二十年来，我写了大约三百万字的作品，时间改变了我的文字，但

没有改变我的心,爱尔兰诗人叶芝在诗歌里作了一个异常简单的造句,“我的心在高原”,大家都记得这句诗,我一直把它理解为对于人生的一种大心情的表述,但如果我来一次套用,就显得造作,还有点虚饰了,所以,今天我突然发现“回顾”是个很重很沧桑的词,因为很重,它竟然让我失语了。

汪政:你认为你的文学资源主要有哪些?大家知道你的阅读非常广泛,能否列出你心仪的小说家。

苏童:以我的看法,文学资源应该分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两类,大体上作家们所拥有的外部文学资源是一样的,主要来自于日常生活和阅读,每个作家书架上的书可以是雷同的,甚至好多作家的生活经历也是相仿的,但不用就此担心创作的雷同,因为外部资源不是创作的关键,关键是那个内部资源,我想我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说得天衣无缝,但它确实存在,它首先是一种选择系统,第二是消化系统,最后才是能量系统,从阅读中也好,从生活中也好,这个系统一直在每个作家身上无声地工作,在选择,在消化。既然是资源,自然有优劣之分,提供的能量也就有好有坏。从这个背景上说,唯一有意义的文学资源是这个神秘的内部资源,它到底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作家选择生活消化生活,选择阅读消化阅读?它又是在何时何处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真正影响了作家们最后的表达?在共同的文学传统下,在全世界大一统的文学车间里,人们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竟然天天生产着不同的文学产品。我想资源给了每一个人一只碗,但也是资源,使每个人的碗里最后装了不同的食物。

我心仪的作家有好多,先挑一些与大家重复的说: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有一些是个人喜好的,奈保尔、萨拉马戈、索尔·贝娄、雷蒙·卡佛等等。

汪政：自从《妻妾成群》之后，你与中国电影已密不可分，你如何理解文学与电影的关系。

苏童：文学与电影，只有在电影导演对某一部文学作品发生兴趣的时候，他们才存在关系。他们原本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电影还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种科学幻想的时候，文学已经在全世界源远流长了。我个人的作品与电影扯上关系，从侧面反映了如今的商业社会各艺术门类之间的流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跨类流通，从中获益也是商业获益，我与文字的任何一段关系都可能是核心的致命的，但与电影的关系，永远是轻松的，没有负担的，这种关系是脆弱的，除了偶然性，还是偶然性。我很喜欢电影，一部好电影的诞生不一定比一部好小说来得轻松，一个伟大的电影导演和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同样会留在人类文明史上，但说到文学和电影的荣耀，让恺撒的归恺撒，罗马的归罗马吧。

汪政：有的作家几乎一辈子只写短篇，有的作家却一生几乎只热衷于马拉松式的长篇写作。你长期出入于这两个文体之间，对这两种文体，你有什么体验？你觉得一个作家对文体的选择主要出于什么？

苏童：我一直对短篇情有独钟，喜欢恐怕就是喜欢，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也不必找到这理由的高贵和独特来。长期以来，我一直让自己处于运动之中，对于我的写作感受来说，写短篇很像是一次次的即兴散步，是阳光下的运动，是在享受阳光，写长篇更像是剧烈的中长跑，是在黑暗中跑，享受的是黑夜之美，过程漫长，有时缺氧，但跑下来以后确实很爽，有莫名的成就感。

我一直有这么一种设想，如果博尔赫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契诃夫如果不是肺出了问题，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他们会不会在晚年留下一部两部长篇呢？我私下觉得他们即使身体安康，大多不会再写长篇了。作家都有诉诸文字的野心，这野心不是针对城郭

之争，而是一种征服的欲望，是从写作的青春期培养起来的。作家潜意识中都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字的英雄，他是要去征服的，所以他对文体的选择往往也是对战场的选择，而选择什么样的战场，与作家的年轻时代应该是有关的，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诺曼底登陆和青纱帐游击战是一回事，上去就上去了，有勇气有体力就行，一去还上瘾了。但年轻时候不写长篇，到了中年以后，智慧消解了鲁莽，修养克制了勇气，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最冒险最血腥的战场，拱手相让是正常选择，不去是安全的，也是无碍大局的，况且我们还有更多的问号，可以解决这种长篇焦虑症，为什么一定要写长篇呢？小说又不是房地产项目，占地越多赢利越多的。

汪政：不仅是《碧奴》的神话重塑写作行动，你多年来已广泛参与中外文学及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文学界与域外已形成了越来越广泛而频繁的联系。仅从你个人感觉的角度，谈谈中外文学有哪些不同，包括体制、生存、文学形态与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苏童：我恐怕没有权威谈这个问题，以我的感受，中外文学面临的大概是相仿的文学生态，尽管体制不同，政治形态不同，但作家们的生活总是相通的，先要与现实对话，还要与自己对话，天下所有的作家都要完成这两次对话，这里不存在外汇差价，欧洲、美国、中国社会都负责提供两次对话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个硬通货，它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取决于物价，物价却又是作家们无法决定的事，所以，无论文学怎么干预生活干预社会，美国文学并不能为美国指定下一任总统，中国文学也无法解决下岗和农村孩子失学问题，文学的声音最终影响的是文学的读者。

谈你这个问题，突然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奈保尔和拉什迪两个作家，两个同样久居欧洲的印度裔作家，在关于文学生态上看法不同，唱的是完全的反调，一个声称小说死了，另一个非

常激烈地反驳,称小说是永远不死的。我没有读到具体的文章,不知道他们谈问题的角度,在我们这里,这种针对文学的类似的争论也是天天在发生的,小说是死是活?它也许不是问题,反映的仅仅是小说的处境,但不管是哪里的作家,他们的处境本身,又比小说的处境复杂得多了,说到底,无论是奈保尔从中美洲到英国,还是拉什迪从印度到欧洲,他们都是漂流的印度人,我们不一样,出国更多的像旅游,我们一直牢牢地驻扎在故乡热土,我一时无法确定的是,我们比他们多一个故事,还是少一个故事?

汪政:研究界一般将你的写作分为童年记忆期、妇女题材写作期、新历史小说写作期以及所谓回归现实期,这样的划分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你觉得这几种有区别的写作类型在你写作中的意义分别是什么?

苏童:我同意这样的划分,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事实。在这几种写作类型中,所谓童年记忆期一大部分是香椿树街系列小说,那条街在我脑子里是有明确的地图的,前一阵在广州我非常意外地遇到一个读者,向我展示她画的香椿树街的地图,列出了许多她想象和判断的铁路、桥、店铺、小弄堂的位置和方向,尽管画得有出入,但我脑子里的地图被她发现了,这让我感到惊喜。这是一张记忆地图,与我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的,因此我不可避免地对这部分作品有感情。

妇女题材的写作,来自于《妻妾成群》的偶然成功,我在写它的时候用意不在写女性,是要暂时告别之前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罂粟之家》这样的“先锋”文本,老老实实写人物,写故事,结果它写完意犹未尽,有了《红粉》等另外三篇。唯一令我迷惑的是所谓新历史小说,我到底有没有“新”历史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帝王生涯》只是一次天马行空的白日梦的记叙,时间虽佯称古代,事件被打碎,所有历史人物都缺席,所以历史这条线索并不存在。而

《武则天》除了多重叙述角度之外，倒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小说。

所谓回归现实，不是一次题材上的选择，对于我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回归，我最终还是要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我只是游性太大，走得太远了。至于什么是我的现实，怎么回归，它几乎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汪政：《碧奴》之后，你下一部的写作计划或方向是什么？

苏童：《碧奴》之后，下一部的写作计划是一部长篇，不开玩笑地说，是一部回归现实的作品。



第一辑



苏童谈创作

一份自传

苏 童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怀着一种深沉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

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著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〇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 10 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 22 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一九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

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载《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